

## 第一编

### *援湘之役与直皖战争*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援湘之役军兴。当时，我正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战术教官，经陆军大学同学齐长增介绍，结识张宗昌。应张的邀请，前往湖南参加其所属援湘部队，担任参谋工作。

## 第一章

### 援湘之役起因

援湘之役起于湖南督军傅良佐被逐。傅本属皖系，到湖南任职不久，便为南军谭延闿所逐。当时，冯国璋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府院之间对国内南北问题的主张向有抵触，冯主和而段主战。经安徽督军倪嗣冲从中斡旋，最后决定组织援湘大军，以挽回北洋政府的威信。北洋政府明令任命直隶督军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第一路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汉口。第一路由第三师及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三个旅编成。同时任命第三师师长吴佩孚为第一路前敌总指挥，驻衡阳，率第三师扼守湘中。任命山东督军张怀芝为湘赣检阅使兼第二路总司令。第二路由山东第五师并两个独立团、潘鸿钧和张克瑶两个旅以及安武军李传业部十五个营编成，任命第五师师长施从滨为第二路前敌总指挥。但恐总统冯国璋为主和派所动摇，主战派要求由北京政府明令指派冯属部队参加作战，委派高级军官一人到汉口第二路司令部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冯皆一一许诺。于是派其参谋长熊炳琦任第二路总参议，派其副官长张宗昌为新编第六混成旅旅长。所属部队，经商得江苏督军李纯同意，由原七十四旅调出步兵一团，又将原稽私营扩编为一

个团 并附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部合编成一个混成旅 加入第二路战斗序列，开赴湖南前线。

当时 在湖南的军队尚有督军张敬尧所属第七师 张自兼师长 其所属夏树声旅驻邵阳 夏并兼任邵阳镇守使。冯玉祥率所部一个旅另附一个补充团驻守常德。

## 第二章

### *作战节节胜利*

第一路曹锟所部各师旅，由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执行指挥 沿京汉铁路前进 到达汉口渡江 经由武昌向岳州 岳阳 前进 并会同张敬尧所属第七师占领岳州。尔后 第一路部队即做为前驱部队，沿湘江进占长沙，在长沙稍事停留 旋即继续经由株洲、衡山向衡阳前进。

第二路张怀芝所辖山东省部队并安武军及新编第六混成旅等部 系沿津浦铁路前进 到浦口后船运至九江 由九江登陆。其山东省部队及安武军各部到达南昌后分两路前进：一路由南昌、樟树镇、新余、袁州、萍乡入湘，一路由南昌、高安、万载入湘。因第一路作战部队节节顺利 前进极为迅速，故第二路前敌总指挥施从滨亦督饬部队迅速前进。入湘后 其由萍乡、万载两线所来之各部队 经由皇图岭直向攸县方面争进。部队既多 进度又难整齐 后方输送给养

弹药尤为杂乱，因此大军拥挤于醴陵和攸县之间的大路上。而张宗昌所属第六混战旅通过铜鼓一带大山，攀藤附葛，备极疲劳，入湘后亦须通过醴陵直趋小集。当第二路部队尚未与第一路部队齐头并进之际，其最先到达攸县的先头部队突遭南军刘建藩部猛袭，由于长途跋涉疲劳不堪，加以警戒不周，遂被击溃。施从滨指挥下的各部队连同徘徊于醴陵、攸县路上的安武军共约六七个旅，均受牵扯而后退。正所谓一路被击，各路皆走。溃军复彼此惊骇，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此刻，张宗昌率第六混成旅方达小集，闻主力败退，乃向攸县、醴陵通路迂回，企图予以援助，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遂亦连同向长沙方面撤退。而施从滨的主力部队则大部向萍乡撤退，其到达长沙者寥寥无几，士气一蹶不振。张宗昌所部未受任何损失，完整无缺，锐气方张。到达长沙后，驻扎在长沙东郊开元寺。湖南督军张敬尧亲往视察，并表示满意，诸如弹药、饷需、鞋袜等均予以补充。张宗昌由部队中选拔奋勇约千余人，亲自率领；余部则由团长贾德臣率领，改编后立即向株洲进发。

南军刘建藩部自攸县战胜后，跟踪追击，经醴陵到达株洲，遂与张敬尧所属第七师吴新田旅遭遇，发生战斗，相当激烈。张宗昌率部到达株洲，经与吴新田商洽后，随即率领所部迂回到刘建藩部背后，乘夜猛袭，南军遂全线动摇，纷纷溃退。刘建藩在株洲铁路桥口督战，为溃军击毙，于是南军全线崩溃。张宗昌指挥如意，当即乘胜追击，不到三四天，便将醴陵、攸县及茶陵一带均行克复。当株洲战斗激烈进行时，第一路曾由衡阳派出一支部队，渡过湘江，占领耒阳、安仁两县，意图截击南军归路。故南军溃退时概由茶陵

退到酃县以南地区，湘东局势因之稳定。

北京政府对援湘军事异常重视，总统冯国璋尤为关怀，自闻张宗昌湘东告捷，大喜过望。第二路总司令张怀芝方驻节汉口，意兴甚豪，以为胜券在握，及闻施从滨败讯，乃爽然自失，继而得到张宗昌的捷报，忧心方解，欢喜异常，赞叹不已，说：“幸亏有此，不然难以交待。”遂与北京政府协商，决定以张宗昌所率第六混成旅扩编为中央暂编第一师，任命张宗昌为师长。同时决定改变第二路建制，撤销第二路总司令一职，仍设第二路前敌总指挥一职，并以张宗昌兼任之，驻守醴陵，直属北京政府管辖。山东部队潘鸿钧和张克瑶两旅，仍拨归第二路指挥调遣。暂编第一师以贾德臣任第一旅旅长，王万金任第一团团长，褚玉璞任第二团团长；第二旅旅长则由张宗昌兼任，程国瑞任第三团团长，王康福任第四团团长，赵某任炮兵团团长，王栋任工兵营营长，我任参谋长。

## 第三章

### *第一路突然撤防*

援湘之役正在顺利进行之际，第一路总司令部于是年秋季突然由汉口移驻保定，事前并未向北京政府报告，待北京知晓后，总司令曹锟已乘专车到达保定下车。同时，第一

路前线部队在湖南衡阳一带停顿下来，宣言不再前进。据熟悉内幕者说，徐树铮建议将曹锟直隶督军一职开缺，专任前方军事；所遗直隶督军一缺，则由徐树铮任之。此意在铲除心腹之患，巩固皖系中央地盘。事在弦上，即将发表，故曹锟闻讯火速返回保定，以为抵制。因此，第二路也受到牵制，不能单独前进。援湘之役，遂由此而暂告一段落。

吴佩孚自援湘军兴到达衡阳后，自是年秋季起曾迭次联合各方将领通电谴责段内阁主战之非是，措辞激烈，内阁总理段祺瑞极为震怒。适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学颜私假到北京探视眷属。张学颜系安徽人，陆军大学第二期毕业，为段祺瑞的学生。段闻其到京，派人与其联系，并亲自接见，赠以二十万元做为活动经费，嘱其刺杀吴佩孚，事成即升张为第三师师长。张学颜回防后，立即秘密联系王承斌。王亦系陆军大学第二期学员，与张为同班同学。王询知一切情况后，立斥张学颜不应受段之蛊惑而欲谋害自己的长官和领袖而且说：“你速自便 我这就去报告！”张学颜闻言，惊恐万状，吓得连旅部都没敢回，便逃之夭夭。迨吴佩孚派人前去逮捕时，张早已踪影不见，远颺他方。由此，段吴之间矛盾更趋尖锐，势如水火，难以并立。段遂加快编练其边防军，阴谋夺取直系地盘，促成直系自湖南迅速撤防，终于酿成直皖之战。

冯国璋任大总统时，为培植个人势力，曾秘密自国外购置步枪三万支并机关枪、火炮等轻重武器。事为段系首脑人物徐树铮得知，乃煽动奉军于此项武器运抵秦皇岛时出兵强行劫去。冯国璋扩充个人军事实力的计划遂成泡影，乃于一九一八年秋季乘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时下

野 隐居故里河北省河间县 后又迁回北京。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病故于北京私邸。

自段系掌握中央政权后，吴佩孚从一九一九年秋季即开始电请北京政府准予撤防，但未蒙照准。至一九二〇年春季，吴佩孚更迭次重申前请，北京政府始终采取拖延态度。最后，吴于一九二〇年三月间将随军眷属七百余家悉数撤离湖南北归，一面电告北京政府决定撤防，一面电知湖南督军张敬尧派兵前来接防。与此同时，又暗中与南军谭延闿、唐生智取得联系 秘密协商一致。湖南督军张敬尧自到任以来 便积极扩充个人实力 此时已将所属部队增至五六万人之多。当其接到吴佩孚通知后，便电告北京政府决定派吴新田旅前往衡阳接防。是年五月中旬，吴新田率部乘船到达衡阳时 直军早已征集大批民船 取道湘江顺流而下 乘船北归 仅吴佩孚个人率同少数幕僚及卫兵乘坐小火轮最后出发。吴立于船头，见吴新田船到，便举手招呼说：“兰荪（吴新田字兰荪）你来了 好极啦 你们接防吧 我们走了！”吴新田再欲招呼有所询问 而船已行远 声咳不能相闻矣。斯时 南军早已进入衡阳城内 布置妥当。迨吴新田指挥所率之步兵团 有说为一营者 进城时 遂遭迎头痛击。湘军势力大 吴新田不得不后撤 沿湘江西岸向衡山县节节败退。退到衡山时 始有后续部队前来接应 但湘军攻击甚猛 追击迅速 吴新田部阻挡不住 不得不继续向株洲、湘潭方面溃退。邵阳、宝庆 方面田树勋部亦遭猛攻 适值田本人卧病不起 不能执行指挥 因此战况也陷于不利。此次湘军作战 旨在驱逐张敬尧 故对第二路张宗昌部及常德冯玉祥部均取监视态度 未予进攻。

## 第四章

### 第二路退至江西

直军撤防并演成湘军驱张事件，事前因一、二两路联系不足，第二路方面对此毫无所闻，从直军方面未曾得到任何撤防的通知。迨直军实行撤防，张敬尧因恐各路联合行动对己不利，因此事前也未通知第二路。待第二路得到战报时，衡阳已经失守，吴新田部退至衡山县，战斗方在进行中。驻守在醴陵的张宗昌闻讯后，立即命令在茶陵、安仁等县驻防部队速向攸县附近集结。茶陵、安仁距醴陵各约四百里，攸县距醴陵亦有三百里。向攸县集结尚未完毕，而株洲、湘潭又相继告急。张宗昌因侧臂数百里暴露于敌，遂命令集结攸县的各部队继续向醴陵集中。迨醴陵集中刚刚完毕，长沙即告失守。第二路部队由攸县北撤，经皇图岭向醴陵集中时，其殿后部队贾德臣旅越过皇图岭后，在泗汾附近河流上突遭湘军李仲麟部袭击，战斗通宵，翌晨拂晓后方将该部击退。于是第二路部队全体安全集结于醴陵附近。

张宗昌一面将上述情况电告北京政府，一面指挥第二路各部队经过老关移驻江西萍乡。到达萍乡后，即与赣西镇守使方本仁接洽驻军地点。山东潘鸿钧、张克瑶两旅暂驻萍乡附近，暂编第一师则移驻江西袁州（宜春）。待部队

暂时得到安顿后，便又立即将经过情形电告北京政府，请示机宜。

## 第五章

### *直系消灭皖系长江势力*

吴佩孚率领第三师自衡阳到达长沙后，稍事补充给养，便继续北上到达岳州(岳阳)通电暂驻岳州。但这是故做疑阵，实际上并未停留，而是立即开往汉口。

吴佩孚到达汉口后，便与湖北督军王占元达成秘密协议，消灭皖系在长江上游的实力。当时，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系皖系实力派，统辖兵力约有六个旅，虎视眈眈，有伺机夺取湖北之势。王占元与其旅长孙传芳商定，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一面由王占元出面宴请吴光新，乘机将吴扣留软禁；一面派兵将驻在孝感、武胜关一带吴军的两个旅包围缴械，并立即予以改编。

吴佩孚率领第三师到达洛阳后，立即将吴光新驻洛阳的两个旅包围缴械，也重新予以改编。吴佩孚除将所率部队一部分留驻郑州外，其余悉数北上。迨直系主力部队到达保定后，终与边防督办段祺瑞决裂，酿成直皖战争。

## 第六章

### 直皖战爆发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夏季直皖战争爆发。

段祺瑞所属边防军分两路进攻。西路京汉线方面，由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任总司令，指挥边防军第一师及刘询所属第十五师向保定方面进攻。东路津浦线方面，由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任总司令，指挥所部由济南向天津方面进攻。

西路边防军第一师和第十五师沿京汉路南进，在涿县附近与直军第三师等部遭遇，发生战斗。当时，边防军第一师沿京汉铁路西侧前进，第十五师沿京汉铁路东侧前进。时值盛夏，遍地庄稼，青纱浓密，边防军对直军情况捉摸不清。而边防军第一师和第十五师之间，又因进展速度不一，刘师进展较为顺利，曲部推进较为迟慢，因此两翼衔接出现空隙。直军遂以一部有力部队，乘机插入第十五师背后。当时边防军阵容严整而直军由于长途跋涉倍感疲劳作战有些吃力。于是，吴佩孚决定施展诡计，以智取胜。

吴首先派人说降第十五师的两个旅长——张国榕和齐宝善。第十五师原为冯国璋的旧部，由冯所编练的一个旅扩编而成，士兵均系直隶河间人(冯的家乡)官长也大多是

直隶人(河北省)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冯国璋病故后该部改隶皖系。因此说降使者向张、齐两旅长说：“咱们都是直隶人何必给安徽人卖命！”吴佩孚在诱降第十五师两个旅长的同时派人到曲同丰处进行联系表示殷切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使者代表吴佩孚向曲同丰面陈：“我们吴师长说，他并不敢违抗段老师(吴在小站练兵时也是段的学生)都是一般宵小从中挑拨离间以致兵戎相见实非初衷。吴师长还说，您和他来到两军阵前，所指挥的军队都是国家的，何必自相残杀何况您和他都是蓬莱人都是同乡何事不可商量。如果段老师能谅解的话，那么就请曲总司令到松林店火车站同他见一面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曲同丰信以为真表示同意按照约定时间如期赴会。松林店火车站地处两军阵地之间，曲到车站问吴师长在哪里？接待人员说就在车上等候。曲见车站上停有客车一列，毫不犹豫地登上了车列车随即开动。曲大疑问怎么回事车上人员说是火车倒线。其实哪里是什么倒线，列车直奔保定飞驰而去。曲始恍然大悟原来是中了敌人之计，上当受骗然而悔之晚矣！西线边防军遂成群龙无首之势。第十五师齐、张两旅长因背腹均受到威胁，又经人说项，遂率部投降直军。第十五师师长刘询斯时正在琉璃河闻讯大惊不顾琉璃河水势凶猛，竟冒险泅水逃脱。

第十五师瓦解后，吴佩孚乃指挥直军各部队向边防军第一师展开猛攻。第一师由于师长曲同丰已成为阶下囚，军心涣散，丧失战斗力，在直军猛烈攻击下遂告不支而溃败。边防军在西路主战场既已失利，虽然天津及德州方面略有小胜，也无补大局。一时震动全国的直皖战争便告结

束，段祺瑞随即下野，势难再起。

吴佩孚用兵，一向变化多端，什么花招都使，有时猛打，有时智取，所谓兵不厌诈，直皖战争便是一例。

## 第七章

### 第二路覆灭于江西

直皖战后，北京政府仍令靳云鹏组阁，新任总理兼陆军总长。时张宗昌所部仍在赣西袁州暂驻。张以所部系由北京政府直接管辖，移防以及饷项等问题亟待请示解决，不得不亲往洽办。于是将师内各项事务略为安排，即带少数幕僚启程赴京。途经南昌时，张对江西地方当局亦事周旋，江西督军陈光远对张待如上宾，表面上颇露殷切关怀之意。张宗昌颇为满意，欣然北上。到京后，分谒府院，报告前方情况，同时请示今后方略。总理靳云鹏对张颇表慰劳之意，并答应诸事俱可商办。初步决定，军队除山东两旅应听其回防外，暂编第一师各部仍须暂时留驻袁州，以待后命。饷项则批交陆军部和财政部两部筹拨。实际上这是一纸空文，一句空话而已。当时库藏空虚，无力筹办，纵然稍有罗掘，亦为京畿一带强有力者捷足先登；至若驻防外省之军队，力薄路远，部中负责人员往往将其置之度外，不予考虑。张虽守候坐催，在京一住达四五个月之久，但最终只领得八

万元。区区几万元，再将大量应酬费除掉，所剩无几。

张宗昌在京活动终无结果，不得不亲自到保定谒见曹锟，向曹求援。曹锟答应电请陆军部早予筹拨，但这只不过是口头敷衍而已，毫无实惠可言。

一九二〇年冬季，张宗昌意兴索然，不得不返回防地。途径南昌时，谒见江西督军陈光远，本拟向陈筹借一二十万元做为军饷，以应急需。不料陈态度大变，颇为冷淡。张遭此冷遇，口头上颇露忿忿之意，悻悻而别。此时，张的举止行动已完全落入陈之圈套中，陈光远乘张宗昌在北京活动之际，暗中对张所属各部进行挑拨离间，极尽煽动蛊惑之能事。张素性豪迈，心怀坦荡，对陈光远并无不良之心，因之也未怀有任何戒心。一九二一年六七月间，待其回到袁州后，见粮饷匮乏，仅凭宜春一县供应万人食用，本来就有困难，更何况地方官吏又受到上级指示，多方紧勒，不予协助。张遂拟将所部疏散到分宜、新余等县就食。他一面与驻萍乡的赣西镇守使方本仁联系，征得同意，并报告督军陈光远；一面饬令各部队出发。陈光远据报后，立即秘密派出部队，分数路包围袁州。迨张部第一团王万金部到达新余县后，夜间突遭陈光远所部第三混成旅袭击，激战甚急；张宗昌立即派第四团团团长王康福率全团前往援助。而王团出发后即告失踪，盖已为陈光远所收买。此时，程国瑞第三团分出一部就食上高，方在途中。留在袁州的部队仅有程国瑞团的一个营和褚玉璞所属第二团。张宗昌本拟亲率全部留守部队前往新余县，援助王万金团，但尚未成行，王团即已被击溃。张迫不得已，又拟整饬所部背城一战，无奈所部欠饷已达十一个月之久，即自开到袁州以来，全师一文不名，

亦有六七个月，士气实在无从振作；而且事出仓促，一无准备，尤以军粮一项，毫无储存，九十里内农户仓储均已罗掘殆尽。此刻，陈光远为动摇军心，迅速解决问题，提出缴械投降的具体办法。

陈光远指示赣西镇守使方本仁与张宗昌进行联系。彼时，我担任参谋长职务，同时又因我和方本仁是陆军大学前后班同学，所以张宗昌派我到萍乡会见方本仁，了解和平解决方案的具体内容。方本仁说陈督军提出的方案是：徒手投降者给洋二十元；携械投降者，一只步枪给洋四十元，一只盒子枪给洋八十元，一只新枪给洋一百元。我回来向张汇报，张不甘心缴械投降，欲突围北上，但随军官佐眷属多达数百户，无法且战且走，如果留下，又恐遭蹂躏，在在需要考虑。张宗昌思之再三，反复权衡利弊，最后不得不决定将部队交给旅长贾德臣、团长褚玉璞、程国瑞等相机全权处理，自己只身离队北上。

我和贾德臣、褚玉璞等带兵官开会商讨，一致认为当前大局已定，缴械投降是唯一出路，公推我全权处理有关事务。于是，我再次去萍乡，进见赣西镇守使方本仁，洽谈缴械遣送事宜。当时，方与督军陈光远亦有矛盾，加之我们又是同学，所以谈判十分融洽顺利。方本仁对我说：“你们要办，可就赶紧快办，你们这堆破烂枪还能弄他（指陈光远）几十万块钱。他既然这样说了，我就按他的话去办，他也无可奈何。如果再拖，他一了解你们的真实情况，就可能变卦，到那时你们可能连一个钱也落不着了！”我代表暂编第一师签定了协议，并就缴械一事做了具体安排，随缴枪，随发钱，随遣送。至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冬季，褚玉璞团最后缴

械遣送完毕。

张宗昌自袁州秘密出走时，为了安全起见，有两个江西学生护送。其中一个叫钟震国，后来曾任混成旅旅长。张在旅途中尚有当地百姓为之掩护，供给食宿，历经艰险，备尝辛苦，方始抵达汉口，然后乘京汉路火车回归北京。张到北京后，立即向北京政府申请派员查办。当时，北京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只能是息事宁人，不了了之。援湘之役，至此即告结束。

## 第八章

### 陕西与库伦事件

溯自吴佩孚撤离湖南，冯玉祥也率部撤离常德，随吴北上。湖南督军张敬尧旋即被南军所逐。其所部第七师退出湖南后，北洋政府便明令委派吴新田接任第七师师长，暂驻河南南阳，由直军统辖。时陕西发生动乱，北洋政府明令发表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同时命令冯玉祥所属第十一师、吴新田所属第七师、阎治堂所属第二十师等部随阎进驻陕西。

阎相文原是第三师下级军官，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任第三师第九团第二营营长。后屡经升迁，并擢升为陕西督军。但阎为人懦弱无能，到任后也无所作为，各地均为地方部队所把持。阎虽然身为一省军政首脑，大权在握，但在

财政上一筹莫展。当时，冯玉祥部队拥有一个师、两个旅，终朝每日向督军索取军饷；各地方军队也因阎老实可欺，逼索粮饷，故意刁难。阎相文穷于应付，竟愤然服毒自杀。

阎相文死后，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当时，陕西只有陕南一带最为富庶，堪称鱼米之乡。只有牢牢控制陕南地区，才能控制整个陕西经济命脉，才能在政治和军事上控制整个陕西省。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后，其所部一师二旅不得不用来控制省城政治中心以及与之相毗邻的重要军事据点。至于陕南重镇则委之于吴新田。吴为安徽人，与冯有同乡之谊，且为清末第六镇老同事。吴平时对冯唯唯诺诺，极尽恭顺之能事。因此，冯委派吴为陕南镇守使。吴到任后不久，便将冯所委派的县长、道尹之类的地方官逐一排挤出去，将陕南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冯与阎相文一样，束手无策，干受其苦。正在进退维谷之际，第一次直奉战爆发，冯立即出兵援直，盖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另谋出路。直系因之任命冯玉祥为河南督军，所遗陕西督军一职，曾拟任命第七师师长吴新田接替，吴坚辞不就，恐蹈阎、冯覆辙。

冯玉祥就任河南督军后，同样将曹、吴直系任命的地方官吏逐步替换，代之以自己的人，实际上也就是把赋税财源抓在自己手里。冯因之也就成为曹、吴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已。于是，畀冯以检阅使名义，调其部队驻守京郊南苑，同时准其增编两个旅的兵力，表面上加官进爵，扩充其实力，实则是削掉冯的地盘，使之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与陕西省内部发生动乱的同时，外蒙古库伦（即今乌

兰巴托)突为俄国白党巴龙所部攻占。北洋政府责成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负责收复。张作霖曾任命张宗昌为征蒙右纵队司令。征蒙一事详见《张宗昌生平简记》。